

羊脂球

〔法〕莫泊桑◎著 高临◎译



BOULE DE SUIF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全译插图本

羊脂球

〔法〕莫泊桑◎著 陈临◎译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BOULE DE SUIF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 (法)莫泊桑著;高临译.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5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ISBN 978-7-5702-0290-4

I. ①羊… II. ①莫… ②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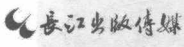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1977号

责任编辑:梅若冰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格林图书

责任印制:邱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4页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243千字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名家导读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以其题材鲜明，丰富多彩的大量中短篇小说称誉于19世纪明星棋布的法国文坛，被当代法国著名小说家法郎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也为世人视为与同一时代的俄国契诃夫（1860—1904）、美国欧·亨利（1862—1910）并列的世界短篇小说大师。

1880年4月，一部题为《梅塘夜话》的中篇小说集在巴黎出版，小说集再现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剧，在法国引起轰动，短短半个月内在印刷发行了8版。作者是以左拉为首的6个标榜自然主义的文人，其中之一的莫泊桑在法国文坛上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然而正是他创作的中篇《羊脂球》产生的反响最大，著名文学家福楼拜读完小说集校样当即写信祝贺，称之为传世之作。

1850年8月莫泊桑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1873年后，他随母亲童年时代的好友福楼拜学习小说创作，深受福楼拜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影响，懂得文学创作必须仔细观察生活，挖掘别人没有注意的东西，为其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羊脂球》使莫泊桑一举成名正是福楼拜的悉心指导和莫泊桑本人勤学苦练的结果。

《羊脂球》获得巨大成功后，莫泊桑的创作欲犹如洪水一泻千里，他辞去公职，接二连三发表小说作品，同时为报刊撰写评论。从1880年发表《羊脂球》至1891年因病辍笔10年间，莫泊桑共发表300余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1部诗集，3部抒情游记以及数量可观的评论文章和一些戏剧作品。莫泊桑中短篇

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突破，他以神来之笔描绘了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少是名篇佳作，把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题材可以归纳为四类，以书中所选作品为例，简要介绍如下。

挥之不去的普法战争阴影：莫泊桑在普法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这场由法国挑起，又以法国惨败而结束的战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莫泊桑怀着悲愤和自豪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感情写下了有关普法战争的多篇小说，讴歌法国人民的爱国壮举，揭露所谓上等人在祖国危难时的虚伪，暴露普鲁士侵略军的残暴。本书收集的莫泊桑成名作《羊脂球》即是反映普法战争的力作。莫泊桑描写普法战争笔触不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大都从日常生活角度透视法国危难时刻各色人物的心态，有像《羊脂球》中那些自私、虚伪的上等人，为了使旅途不至中断，竟然逼迫同行的一个妓女答应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花言巧语把她推入侵略者怀抱，事后又对她冷眼相看，任凭她一人在赶路的马车车厢内哭泣挨饿。有像《俘虏》中的年轻农妇，临危不惧，巧妙设计把敌军官兵关进地窖。有像《俘虏》中出现的法国军官，争抢战功，也有像《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中的普鲁士军人，日夜思念家中妻女，为了躲避战火而宁愿当法国俘虏。莫泊桑正是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用幽默和讽刺的笔调，把爱国心同自私自利、慈善同壮举、无辜同残酷、正义同荒谬对照，每一篇作品主题突出，故事意境显豁，情节震撼人心。同时代法国作家中，莫泊桑的作品对普法战争描绘最多，表现最充分，而且每一篇都是广为传诵的佳作。

庸俗猥琐而又辛酸不尽的公务员生活：莫泊桑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供职有 10 年时间，熟悉政府部门中抄抄写写的小科员。这些人整体属于小资产阶级群体，他们身居闹市，向往近在咫尺的上流社会，而又始终不能跻身其中。这些人对上司和其他有地

位的人既畏惧又想巴结讨好，一旦有机会接近上流社会则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犹如上等人一样体面光彩，而他们对穷困而于己无利的人，则唯恐避之不及。他们虚荣势利，生活单调刻板，有的为了一时的风光而付出巨大代价，有的为了偶然一次享受结果弄巧成拙，有的为了一点家产闹得亲戚反目，或者不敢相认，有的甚至在一片空虚中绝望自尽。莫泊桑对这一群体的心态最了解，就这一题材创作的中短篇作品最多，本书收选《项链》《我的叔叔于勒》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莫泊桑对他们虚荣、庸俗的心态加以讽刺、鞭挞，但对他们辛酸不尽的生活则不乏同情、怜悯。《项链》中卢瓦泽尔夫妇在丢失借来的项链之后，没有借口抵赖，而是靠节俭勤劳，通过10年艰辛劳动还清了因赔还项链而欠下的巨款。莫泊桑对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群体生活和心态的描述，显示了当时法国社会中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也流露出作家本人对这些小公务员的复杂心情，他叹其不争，惜其不能，又哀其不幸，从而为一篇篇啼笑皆非的故事增添了更多感人之处和令人深思的地方。

五彩斑斓的诺曼底风土人情：莫泊桑之前的法国文学作品大都以巴黎的都市生活为背景，而莫泊桑自幼生活在诺曼底农村，凭借由乡情产生的创作灵感，他用轻松幽默，而又略带几丝忧伤的笔调，把诺曼底风光和乡村生活带进法国文学，描绘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农村风俗画。如本书选的《小酒桶》《庄园女佣的故事》《西蒙的爸爸》等篇都是诺曼底乡土小说中的精品。从这些小说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莫泊桑通过这类题材小说，饱含激情地反映了法国社会迈向工业化的时候，受到时代潮流冲击的农村传统生活，可以说这类作品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风俗画卷，今天我们读这些作品同样会产生联想和共鸣，从他所描绘的各色农村人物和丰富多彩的农家生活中得到启迪。

光怪陆离的怪诞故事：19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坛出现怪诞故事作家，在复杂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怪诞文学形成一股潮流。莫泊

桑从26岁起常犯心绞痛和剧烈的偏头痛,34岁那年又出现了神经性疾病的征兆,病痛和药物常常使他产生幻觉,受当时怪诞文学潮流的影响,莫泊桑把他病中的幻觉化入小说,本书收选的《手》是一篇怪诞故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中能归入怪诞小说的有30多篇,《手》叙述一只剥去皮肤的手对当初把手砍下来那个人进行复仇的故事,其他短篇有的描写神经病人的感觉,有的描写疯狂状态,有的描写催眠术、动物磁效应等所谓“超自然”现象。

莫泊桑写下许多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中短篇,描绘出一大批体态各异的女性形象。《俘虏》中的年轻农妇机智勇敢,巧妙生擒敌军官兵,《庄园女佣的故事》《修软椅的女人》两篇中,下层劳动妇女为了生活,为了得到幻想中的爱而苦苦挣扎;《珍珠小姐》中的私生女终生得不到爱情和温暖,《陪嫁》中的新婚妇人受丈夫蒙骗,落个人财两空,《巴蒂斯特太太》中的妇人本是性摧残的受害者,但她长期遭受世俗偏见的蔑视,终于不堪忍受而投河自尽;《二十九床病人》中的女病人因屡遭普鲁士军官强暴而患上梅毒,幻想用梅毒杀死敌人,自己也因梅毒不治而惨然死去,这一个个女性形象同样体现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莫泊桑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妓女占有特殊地位。作家摒弃世俗观念,怀着同情心,并以理性的笔调描绘她们的生活,剖析她们的心灵,既肯定《羊脂球》中的妓女那样富有善良和正义感,同情《衣橱》中的妓女那样凄惨,为了生计,她只得把儿子关进衣橱,在唯一的房间中接客,同时也鞭挞像《墓碑》《泰利耶小楼》中的那些妓女所表现的麻木和荒淫。莫泊桑终生未娶,但与女人有着无尽纠葛和缠绵,然而他在创作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时,笔调纯正,即便刻画妓女淫荡的作品,仍不愧是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艺术篇章,具有社会意义和思索价值。

莫泊桑创作的短篇小说大都千字左右,情节高度集中,人物

呼之欲出，而且具有深刻社会意义，这正是小说艺术大师的功力所在。莫泊桑运用对照手法，把上等人的虚伪、自私与社会下层人民的正直和同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擅长细节描写，老农捡烂泥地中一段绳子时贪图小便宜，又怕被人家看见丢脸的矛盾心态，被作家细腻的笔触描绘得生动有趣。莫泊桑在小说中常采用夸张手笔，诺曼底农村小说中许多捉弄人的故事令人捧腹大笑，又让人在笑过之后深思。莫泊桑小说布局巧妙，有的截取生活一个横断面，故事情节可以延续一段人生，也可以仅仅延续几小时而已。有的从侧面烘托，白描中融入细腻的心理探索，既有平铺直叙，也有倒叙回忆。许多短篇在寥寥几笔勾画出背景后，即有的人物出场，采用第一人称娓娓动听地讲述起来，读者不知不觉被拉进故事情节，随着故事陈述者走进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集 19 世纪小说大成，把小说艺术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读他的作品不但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仿佛穿越时空隧道，来到 19 世纪法国漫游，目睹那儿的人情世态。种种人物，或高尚，或猥琐，或卑贱，都不曾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正是这些凡人琐事造成心灵上的震撼，给人带来启迪。（本文有删节）

高临

目录

Contents

001	归来
008	护林人
016	珍珠小姐
034	疯女人
038	皮埃罗
044	在海上
050	在田野上
057	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
065	修软椅的女人
072	德尼
079	绳子
087	乞丐
095	我的叔叔于勒
104	在旅途上
111	野蛮大妈
119	小酒桶
125	贝洛姆老板的虫子
136	项链
145	老人
153	骑马
161	两个朋友
168	偷窃犯
173	羊脂球
210	陪嫁

247	二十九床病人
229	初雪
237	头发
246	幸福
253	保护人
258	决斗
264	晚会
274	复仇者
280	等待
286	招认
294	族间仇杀
299	高高
303	在一个死者身边
308	温室

归 来

大海掀起阵阵短促的浪涛拍打着海岸，单调而平板，蓝天一望无际，疾风劲吹，一朵朵细小的白云像鸟儿似的飞快地从天空掠过。山弯儿向海边渐渐下倾，坐落在山沟中的小村沐浴在阳光里，暖洋洋一片。

马丁—莱韦克家正好坐落在村口，孤零零地立在大路边上。这是一幢渔家小屋，墙是黏土垒的，屋顶铺了一层茅草，上面长了一簇簇蓝蝴蝶花儿，活像插在上面的翎毛。屋门前是一块手帕般大小的园地，四四方方，地里长着葱头，几棵卷心菜，香芹和雪维菜，园地边上有道篱笆把路圈在外边。

男人出海打鱼去了，女人在屋子前面补渔网。这是一张棕色大网，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挂在墙上。园地口上一个14岁的小姑娘坐在一把草垫子的椅子上，人往后靠着，正在缝补一件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破衣服，只有穷人才穿这种破衣服。还有一个女孩，比那姑娘小一岁，抱着一个男孩一摇一晃地哄着，男孩还小，没有什么动作，也不会说话。两个两三岁的男孩面对面坐在泥地上，用他们还不灵巧的小手抓地上的土，抓满一把就互相朝对方脸上扔过去。

没有人说话，只是那小男孩虽然正哄他睡觉，还在不停地啼哭，声音又尖又弱。一只猫趴在窗台上睡懒觉，墙边盛开的丁香一片粉

白，好像给墙脚围上了一圈漂亮的垫圈，上面一群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

在园地口上补衣服的那姑娘突然喊了一声：

“妈！”

妈妈问：

“什么事？”

“他又来了。”

母女俩从早晨开始就心神不定，因为有个男人总在屋子边上转来转去。这人已经上了岁数，一副穷苦人的模样。她们送父亲上船的时候就看见他了，当时他坐在沟边，脸冲着她们家的门。后来她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在那儿，两眼直直地望着她们家屋子。

他好像有病，模样非常可怜。一人待在那儿，一个多钟头一动不动，后来看到人家把他当成坏人，他才站起身，拖着腿慢慢走开。

可是没有过多久母女俩又看到他迈着疲惫的步子缓缓走了过来，他又坐了下来，不过这一次坐得稍微远一点，像是在偷偷看她们。

母女几个都害怕了，特别是母亲最担心，因为她生性胆子小，而他男人莱韦克出海到天黑的时候才能回家。

她丈夫名叫莱韦克，她自己的名字叫马丁，人家管他们一家叫马丁—莱韦克，原因是这样的，她原先的丈夫是个水手，名叫马丁，每年夏天都去纽芬兰岛捕鳕鱼。

结婚两年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丈夫所在的迪耶普^①三桅大船“姊妹”号失踪的时候，她怀第二个孩子已经6个月了。

这条船后来一直音信全无，船上的水手没有一个回来的，大家都认为这船连人带货都沉没了。

女马丁等了她男人10年，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她人长得壮，心又好，当地一个叫莱韦克的渔民是个鳏夫，有一个男孩，他向女马丁求婚，女马丁于是改嫁给他，三年中间又生了两个男孩。

他们勤勤恳恳，日子勉强过得去。家里几乎没有见过肉，而且

^① 法国西北部濒临拉芒什海峡（即英吉利海峡）的港口。

面包很贵，冬天刮大风的那几个月他们有时候只得赊账买面包吃。几个小家伙倒长得很结实，大家都说：

“马丁—莱韦克两口子都是本分人，女马丁能吃苦，莱韦克捕鱼没有人比得过他。”

坐在篱笆旁边的那个女孩又喊了起来：

“他好像认得我们，兴许是从埃普雷维尔或者奥泽波斯克来的什么穷人。”

不过做母亲的不会看错人。不，不，他不是本地人，绝对不是！

他像扎在那儿的木桩一动不动，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马丁—莱韦克家的屋子，女马丁终于火了，恐惧反使她强悍起来，她抄起一把铲子出来站到门口。

“您干吗站这儿？”她冲着那流浪汉喊道。

他哑着嗓子回答说：

“我乘凉，碍您什么事？”

她接着说：

“您在我家门口简直有点鬼鬼祟祟，想干什么？”那人回答说：

“我又没有跟谁过不去，路上坐坐都不许吗？”

她无话可答，只得回到屋里。

这一天过得很慢，临近中午的时候那人走开不见了，可是5点钟光景他又转回来，晚上就再没有见到他。

天黑的时候莱韦克回来，家里把这事对他说了一遍，他听完后说：

“可能这人爱刺探别人家的事，要不就是个爱捣鬼的家伙。”

他心中很消停上床睡了，可他妻子总想着这来回转悠的人，他朝她看的眼神总是怪里怪气。

天亮的时候刮起了大风，男人本想出海，看到风大走不成，于是帮妻子一起补渔网。

9点钟样子，大女儿小马丁买面包跑着回来，神色慌张，嘴里直嚷嚷：

“妈，他又来了。”

母亲顿时急了，脸刷地变白，对她男人说：

“你去对他说说，莱韦克，叫他别这么偷看我们，这闹得我心里直发慌。”

莱韦克是个身材高大的水手，红褐色的脸膛长着密密匝匝的红胡子，蓝眼睛中透出乌黑发亮的眸子，脖子粗壮，为了挡海上的风雨，总围了一条羊毛巾，只见他神色从容，朝那游荡的人走去。

母亲和几个孩子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远远望着他们。

突然那陌生人站起身，跟着莱韦克一起朝屋子走来。

女马丁一下慌了神，直往后退。她男人对她说：

“给他拿点面包，倒杯苹果酒，他打前天就没有吃东西了。”

他们两人都进了屋，女人和孩子们也都跟着进去。游荡的人坐下，在一双双眼睛的注视下低头吃起东西来。

母亲站在一旁盯着那人看，两个叫小马丁的姑娘背靠着门，其中一个抱着最小的男孩，两人都馋得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人。两个男孩坐在壁炉的灰坑里，刚才还在拿黑锅玩，这时停了下来，似乎也打量起这陌生人来。

莱韦克拉一把椅子坐下，问陌生人：

“这么说，您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

“我从塞特^①过来。”

“就这么走来的？”

“没错，走着来的，身上没有钱，只能用脚走。”

“您去哪儿？”

“我就来这儿。”

“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也许吧。”

他们都不再说什么。他虽然很饿，但吃得慢吞吞的，吃一口面包就喝一口苹果酒。他脸色憔悴，布满皱纹，整个脸都是瘦骨嶙峋，

① 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口。

像是吃了不少苦头。

莱韦克突然问他：

“您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抬头，只是回答说：

“我叫马丁。”

母亲莫名其妙地颤抖了一下。她跨了一步，像是要走近些好好看看这流浪汉。来到他面前，她双臂垂下，张大着嘴，不禁呆住了。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莱韦克最后又问了一句：

“您是这儿人？”

他回答说：

“我是这儿人。”

这时他终于抬起头，女人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顷刻两人的目光仿佛交织到一块儿凝住不动了。

她立刻开口说话，声音都变了，不但说得低，而且直发抖。

“是你，当家的？”

他慢条斯理地说：

“没错，是我。”

他呆着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嚼他的面包。

莱韦克大吃一惊，都已激动不起来，只是结结巴巴地说：

“是你，马丁？”

那一个脱口而出：

“对，是我。”

第二个丈夫问：

“那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第一个丈夫讲了起来：

“从非洲海岸来，我们的船触礁沉没，只有皮卡尔、瓦蒂内尔和我三个人得救。后来我们又被野人捉住，扣了我们12年，皮卡尔和瓦蒂内尔都死了。一个英国游客路过那儿把我救了出来，又送我到塞特，我就回来了。”

女马丁拿围裙捂着脸哭了起来。

莱韦克说道：

“现在怎么办？”

马丁问：

“她男人是你？”

莱韦克回答说：

“对，是我。”

他们相对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

这时马丁看了一眼在他身旁围了一圈的孩子，朝两个女孩点头示意说：

“她们俩是我的吧？”

莱韦克说：

“她们俩是你的。”

他没有站起来，也不去拥抱她们，只是说：

“上帝呀，她们都长那么大了！”

莱韦克又说了一句：

“现在怎么办？”

马丁心乱如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下了狠心说：

“我嘛，照你的意思办吧。我不想为难你，反正麻烦的是房子。我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各人的孩子归各人。孩子妈归你，还是归我？你怎么定我都答应。不过这房子该归我，这是我父亲留下的，而且我就是在这房子里出生的，有关房子的文书都在公证人那儿。”

女马丁只知道哭，用蓝色围裙捂着嘴发出一阵阵抽噎。两个大女孩靠在一起，忐忑不安地望着她们的父亲。

他吃完了，也问了起来：

“怎么办？”

莱韦克想出了一个主意：

“得去找神甫，他会定夺的。”

马丁站起身朝他妻子走去，她一头扑到他怀里呜咽了起来：

“我的男人呀，你终于回来了！马丁，我可怜的马丁，你回来了。”

她紧紧搂住他，脑海中喻地一下掠过昔日情景，往事万端顿时浮现了出来，想起了她 20 岁时的岁月和最初的那些拥抱。

马丁自己也是百感交集，吻着她的帽子。壁炉前的两个男孩听到母亲哭泣，一起扯着嗓门喊，马丁家第二个女儿正抱着的那个最小的孩子哇地哭了起来，声音尖溜溜的活像笛子吹走了调。

莱韦克站在一旁等着。

“走吧，”他说，“先得把事情办妥。”

马丁松手放开他妻子，两眼直望着他的两个女儿，当妈的对她们说：

“总该吻吻你们的爸爸吧。”

她们两人一起走了过来，干瞪着眼，神色慌张又有点发憊。他前一后在她们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像乡下人那样声音弄得很响。最小的那个男孩看到生人过来，顿时尖叫了起来，简直像是要惊厥似的。

接着两个男人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走到和气咖啡馆前面的时候，莱韦克问：

“喝一杯总可以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马丁说。

他们一起走了进去，店里还没有来客人，他们先坐了下来。

“呃，希科，来两杯费尔酒，要好的。马丁回来了，我妻子原先的男人，你是知道的，那条失踪了的‘姊妹’号上的马丁。”

老板一手拿着三只玻璃杯子，一手拿着长颈大肚玻璃酒瓶走过来，这是个大腹便便，脸色红润，浑身堆满了肉的胖家伙，他神色从容地问：

“噢！你回来了，马丁？”

马丁回答说：

“我回来了！”